

东方美学译丛

〔美〕托马斯·芒罗 著
欧建平 译

东方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东方美学译丛

[美] 托马斯·芒罗 著
欧建平 译

东方美学

Thomas Munro

Oriental Aesthetics

The Press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io, U.S.A.

1965

根据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方储备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翻译

东方美学译丛

东方美学

[美]托马斯·芒罗著

欧建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 4.525 插页5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89000 册数: 1-5000

ISBN 7-300-00836-4

B·106 定价: 2.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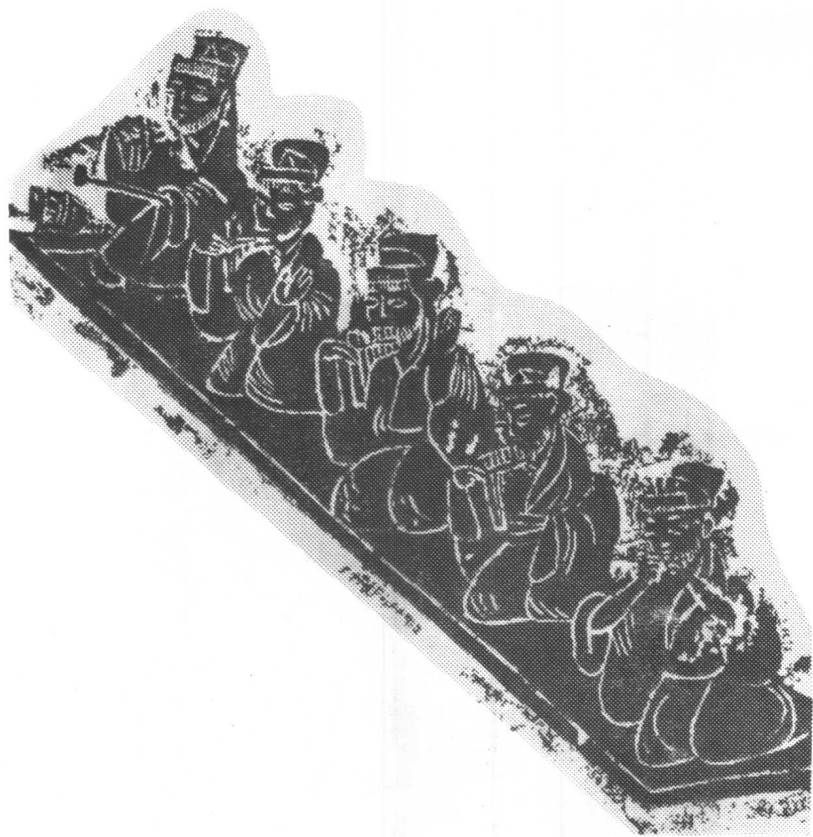
《东方美学译丛》

主 编：牛枝惠
张潇华

副主编：卞崇道



《一位诗人兼音乐家》，（印度莫卧尔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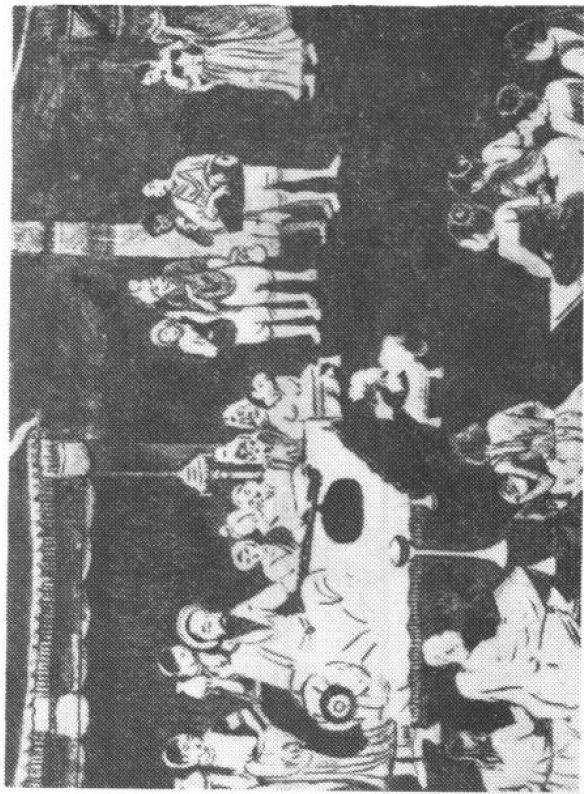


《中国乐师》（汉代画像砖拓片），经许可，
复制于舍曼·E. 李的《远东艺术史》一书。



《一位中国绅士欣赏绘画艺术》，选自日本表现“4种修养”的屏风：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

阿布希纳瓦古
普塔经验着感官的
快乐与精神的狂喜，
身后两个女仆右手
捧着盛有湿婆精液
的这种令人心醉物质
的罐，左手持莲花
和柠檬果，侍候着
他。他面前表演着
舞蹈、歌唱和音乐，
此画作者为M.尤金，
经允许后复制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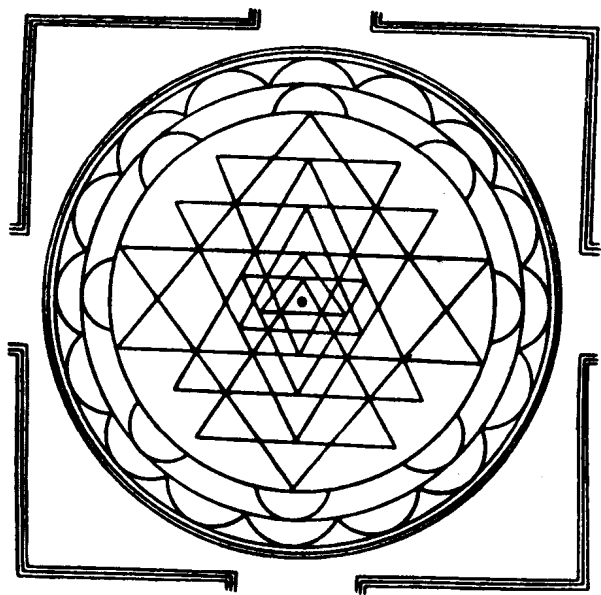
《一位中国弹竖琴的乐师》（唐代），陶俑，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E.L. 惠特莫尔基金
会捐赠。



《克里希纳吹奏笛子》，印度拉贾斯坦邦，
19世纪：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亚瑟·
D.布鲁克斯夫妇捐赠。



《菩萨头象》，中国宋代，12世纪，木雕：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印度的符咒：卡克拉先知或算命轮》，象征诸神、人和动物的多种几何图形之一。其内涵可通过瑜伽术加以捕捉，为神祇之本。P.J. 乔德哈里收藏。

编者的话

东方古代文明曾以辉煌的光焰照亮了人类文明史并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源头。数千年过去了，东方古老文明的火炬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世人仰望着它，惊叹不已，激动不已，为之遐思，为之陶醉，同时也为之在近几百年里的衰微而黯然神伤。在近代，西方文明于重游古希腊文明殿堂后获得了复兴，并进而以征服者的姿态企图统驭环宇。东方文明在西方人中，除一些胸怀开阔者外，被许多人仅当做西方文明的反衬，当做猎奇的古董，当做提炼或阐释西方思想的材料。

随着现代世界交往的密切，西方文明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文明格局的改观——“东方睡狮”的觉醒，“五洲曙光”迎来了新的纪元、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向往的目光看待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艺术与美学。但即使这样，人们总的心理倾向和学术研究的风标仍偏向西方。东方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并没有得到科学的估量。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乎与此同时，知识界出现了“美学热”。西方美学和文艺论著被大量地译介进来。在不少人中，现代西

方的美学思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既是一种解渴现象，又是一种缺憾现象。——对世界艺术与美学的研究，少了东方这一半，显然不可能形成全球艺术美学观念，更不可对未来艺术的发展做出较有把握的展望。美学与艺术的研究需要全方位的视野！

为了弘扬我国优秀的美学传统，挖掘东方各国各地区的美学宝藏，重振东方美学精神，以有助于我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促进世界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包括美学的交流，近年来一些同志致力于东方美学的探索。一九八八年十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有四五十位来自各地的美学专家与研究者，聚集一堂，召开了第一届东方美学讨论会。与会者还积极促使筹建东方美学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的一项任务，就是介绍国外学者对东方艺术美学的研究的状况。为此，我们就着手搞一套“东方美学译丛”，给有兴趣者提供较大的信息量，并对近年来有的同志已开始从事的东方艺术美学等的译介工作以新的推动。

西方美学的译介热近年不断升温。相对而言，东方美学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出这方面书，选取不易，更谈不上经济效益，故原只拟先搞出几本试试看。想不到出译丛的想法很快得到国内外美学和艺术界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竟求得了十多种译著、涉及东方美学的主要源流。这一套即可推出12本，当然还会有新的译著接踵而来的。可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以大家的风度和深邃的眼光，承担了本译丛的出版；出版社领导和责编王爱玲同志予以大力扶持与协助，令人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专家李希凡先生和日本东京大教授前田专学分别为译丛写了序言。我们谨在

此向所有的支持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时间仓促，译丛工作难免出疏漏，望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90年3月

序 言

我以为，这里所谓的“东方”，与政治上的东西方的概念似无关联，但我又想，如果从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来看，这东方美学研究的兴起，又不无与多少年来欧洲中心的美学观有着相当的关系。在文艺领域袭用西方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美学现象，或者也可以说，用西方美学观念来硬套中国或东方艺术的发展规律，似是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觉察到了，而且开始倡导要研究中国自己的艺术美学了。

自然，探寻“民族韵律”的研究，在老一代学者中早已扎下深厚的根基，中西艺术美学的比较研究，近十年来也有所发展。然而，就世界美学史与论的规律性的探讨、概括和总结，似是仍以西方为中心，而难以涵盖东方艺术美学的特征。美学，无论东方和西方，当都有其共同的规律，而东方多文化古国，与西方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以至民族生活习惯、感情和语言的表达方式，确有相当的差异，因而，在美的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上，也就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与形态，在世界美学史上竟放异彩。

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史发展的不平衡，到了近代，东方

落后了，在政治经济上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对象，学术界也长期存在着西方为尊的思想，东方则成了未开发的处女地，而被历史地忽略了。这是连西方的诚实的学者都有所发现，有所警觉的，特别是在全盘西化鼓噪喧闹一时已经破产之后，中国学术界已开始惊醒，正在“回到东方”！当然，我们决非鄙薄西方，一切进步的优秀的艺术与美学，都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但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东方艺术与美学的规律和特色，东方应当致力于挖掘自己的艺术、美学的宝贵遗产，系统地、深入地探讨它形成独特体系与形态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科学地整理，这不仅对于建设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有益的，也大大有利于加强各国学者在东方美学、艺术领域的合作，弘扬东方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比较研究。

为此，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收集到各国专家有关东方美学的著作十余种，将以《东方美学译丛》的面目与读者见面。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我们期待各界有识之士给予积极地关注和支持。

李希凡

1990年3月